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青樓夢

第五回 護芳樓挹香施巧令 浣花軒月素試新聲

話說金、鄒二人乘著月色皎皎，各自回家。一宵無語。明日，挹香約了拜林至慧瓊家中，恰巧仲英方起，挹香笑說道：「昨宵佳景，不言可喻，□二巫峰定供兄游盡矣。」一面坐下，一面看著慧瓊，談談說說。待仲英梳洗畢，慧瓊即命侍兒引領三人到朱月素家，並言自己隨後就來。卻說那朱月素乃毗陵人氏，容貌秀冶，態度端莊，性耽吟詠，對客有可憐之狀，深於情。與慧瓊最契，訂為手帕之交。聞昔詩歌酬唱，風雅絕倫。其妹何月娟，亦風塵中之翹楚。

挹香等三人入其家，侍兒把三人委曲陳說了一遍：「今因聞名，特來求見。」月素甚欽敬，見挹香情深意摯，更加眷愛。

三人正與月素、月娟談論，忽報慧瓊至，相迓入座。慧瓊即啟口道：「愚妹昨宵得遇三君，一觴一詠，暢敘幽情。言及吾姊閨閣奇才，渠等特來晉見。」月素笑道：「愚姊陋無才，乃蒙賢妹殷殷稱述，何幸如之。」遂相邀至護芳樓中。

原來這護芳樓乃是月素臥室，外房陳設幽雅，雕欄畫棟，繡幕羅幃。地鋪五彩絨氈，壁懸八愛名畫，中掛湘竹燈四，係繪「六才」全本。中設楠木天然几，玳瑁石四仙書桌，古銅瓶中養碧桃一枝。壁間位置竹葉瑪瑙榻，紅木圓台，亦甚精巧。旁有一紗廚，廚門啟處別有洞天，蓋月素之臥室也。其中動用之物，皆折扇式，沿窗列一紫檀妝台，上用繡花紅呢罩。又一榻，榻前懸一立軸，係繪文君私奔圖。左右楹聯筆法甚秀，其句云：

月裡娥攀月裡桂，素心蘭對素心人。

珠簾隱隱，香霧沉沉。其最雅者，朝外排一牀，係紅木雕成全本《紅樓夢》傳奇。四圍皆書畫，紗窗內懸異式珠燈，外懸湖色牀幔，左右垂銀絲鉤。幔之內懸一小額，曰「溫柔鄉」，流蘇帳、鴛鴦被、合歡枕，俱異香可愛。

三人觀華，挹香笑道：「妹妹，你這『溫柔鄉』中有什麼好處？」月素正要答言，拜林道：「溫柔鄉乃取溫香軟玉之意，又名攝魂台，憑你英雄，到了這台上去，其魂總要被月素妹妹攝去的。」挹香笑道：「怪不得我此時酥迷迷的，腳要出去，心不出去，原來這魂被月妹妹漸漸攝去了。」月素笑了一笑，把挹香打了一下，又指著拜林道：「都是你強詞奪理。」慧瓊笑道：「月妹妹不要發急，只要不把挹香弟的魂真正攝去就是了。」月素聽了，便走過來把慧瓊揪倒了，罵道：「慧丫頭，我不饒你！什麼叫攝去不攝去？你知道攝挹香弟的魂，這句話我卻不懂。諒你攝過他的魂，所以一氣兒來打趣。」說著便不住的咯吱。慧瓊道：「姊姊，我不敢了。」便喊挹香道：「你何不來幫一幫？」月素道：「你來幫了慧丫頭，我不依的。」挹香只得上來解勸，與月素作了四個揖，要跪下去，方才饒了。慧瓊起來，弄得蓬鬆兩鬢，仲英代整理了一回。然後月素命治酒相款，又命人去邀請眾姊姊作一佳會。

不一時，來了九位美人，都是如花似玉。你道那九個？一個是鐵笛仙袁巧雲，人才蘊藉，書法風流；一個是鴛鴦館散人褚愛芳，春風玉樹，秋水冰壺；一個是煙柳山人王湘雲，可人如玉，明月前身；一個是愛雛女史朱素卿，花能解語，玉可生香；一個是浣花仙使陸文卿，逸志凌霄，神仙益智；一個是惜花春起早使者陸麗春，眉橫遠黛，眼溜秋波；一個是金鈴待繫人孫寶琴，志和音雅，氣爽神清；一個是秋水詞人何雅仙，麗品疑仙，穎思入慧；一個是探梅女士鄭素卿，熏香摘盞；茹古涵今。皆月素知己，故特簡相邀趨來。頃刻一霎時滿坐皆春，挹香等三人如游花園，不知身在何方，細數之，恰恰金釵□二。

月素與慧瓊亦甚歡喜，乃道：「辱荷諸姐妹不棄，齊來踐妹佳約。愚妹因蒙這三位公子過舍清譚，聊設一樽，特邀眾位作一陪賓耳。」眾美人道：「又要姊姊費心了。」正說間，侍兒來稟道：「酒席已排在浣花軒，請公子與眾小姐飲酒。」於是月素等請三人先行，眾美人姍姍隨後。花園翠繞，非有福者不能得此。正所謂：

才子易教閨閣羨，丈夫總有美人憐

至軒中，三人重復觀玩，見其中修飾別有巧思。軒外名花綺麗，草木精神。正中擺了筵席，月素定了位次，三人居中，眾美亦序次而坐。第一位鴛鴦館散人褚愛芳，第二位煙柳山人王湘雲，第三位鐵笛仙袁巧雲，第四位愛雛女史朱素卿，第五位惜花春起早使者陸麗春，第六位探梅女士鄭素卿，第七位浣花仙使陸文卿，第八位金鈴待繫人孫寶琴，第九位秋水詞人何雅仙，第□位傳春使者謝慧瓊，第□一位梅雪爭先客何月娟，末位護芳樓主人自己坐了。兩旁四對侍兒斟酒，眾美人傳杯弄盞，極盡綢繆。挹香向慧瓊道：「今日如此盛會，宜舉一觴令，庶不負此良辰。」月素道：「君言誠是，即請賜令。」挹香說道：「請主人自己開令。」月素道：「豈有此理，還請你來。」挹香被推不過，只得說道：「有占了。」眾美人道：「令官必須先飲門面杯起令才是。」於是□二位美人俱各斟一杯酒，奉與挹香。挹香俱一飲而盡，乃啟口道：「酒令勝於軍令，違者罰酒三巨觴。」眾美人唯唯從命。

挹香又說道：「是令用三句成語，首句用《詩經》，次句用曲牌名，末用古詩一句作收。詩中要有花字，凡數到花字何人，即交令於何人，然後飲酒起令。」眾美人俱道：「妙極。請先說罷。」挹香道：「若不能說或不通，俱要罰酒一斗。」陸麗春笑道：「知道了，不要羅蘇，快些說。我們輸了，不怕你不代我們飲酒。」

挹香笑了一笑，乃先說道：「載驟■■，醉花陰，出門俱是看花人。」

挹香說完，順位數去，恰是袁巧雲飲酒。侍兒斟了一杯，巧雲飲畢，說道：「我有嘉賓，醉太平，數點梅花天地心。」念畢，挨著陸文卿吃酒，於是也說道：「公侯干城，得勝令，醉聞花氣睡聞鶯。」何月娟聽見道：「如今要我吃酒了。」即持杯一飲而盡，便說道：「三五在東，一點紅，桃花依舊笑春風。」月素聽見，笑說道：「好雖好，惜乎稍見色相。」乃飲盡一杯，說道：「今夕何夕，三學士，一日看遍長安花。」

挹香大贊道：「好好好，好一個『一日看遍長安花』！細數之，恰是陸麗春吃酒。麗春飲了一杯，即念道：「言念君子，望江南，和雪看梅花。」月素道：「第五個花字，應該慧瓊妹吃了。」慧瓊飲了酒，說道：「載笑載言，上小樓，醉折花枝當酒籌。」說得大家哈哈大笑起來。雅仙笑道：「這個人吃得這般醉法，還能到小樓上去，虧他梯子上不掉下來。」慧瓊笑道：「他也不見醉，因為這魂被人攝去了，所以載笑載言，如醉人的一般，要想……」剛說到這裡，月素笑著出席來要擰他，拜林、挹香等過來勸開了。眾人不解，笑問道：「月素姊妹這般著急，卻是什麼解說？」挹香說明了，各人方曉得，又笑了一回，弄得月素罵這個說那個。

寶琴笑道：「月妹妹不要著急了，我們令尚未完呢。這第三個花字，又該挹香吃了。」挹香飲乾了酒，便指了巧雲好笑，說道：「如此邂逅何，傍妝台，且向百花頭上開。」

袁巧雲聽了笑道：「你這涎臉到如何了呢。這花字又要我吃酒了。」挹香笑嘻嘻道：「這是小弟敬姊姊一杯成雙酒。」大家聽見了，多笑說道：「成雙杯，不錯，不錯。」巧雲只得飲了一杯，說道：「載馳載驅，思歸引，牧童遙指杏花村。」說畢，恰是何雅仙吃酒，吃了然後說道：「未見君子，懶畫眉，斷樓煙雨梅花瘦。」拜林聽見第六個花字，乃持杯討酒道：「我正酒吃，快些斟來。」侍兒篩了一杯，一飲而盡，便說道：「彼美孟姜，罵玉郎，春來多半為花忙。」

挹香聽見，拍手道：「好一個『罵玉郎，春來多半為花忙』！」湘雲道：「這個人也太醉了，就是為花忙也是愛惜名花之意，只要雨露均調便罷了，怎麼倒罵起來呢？」月素道：「若能如此就好了，只怕不能的多。」慧瓊笑道：「要除是攝了魂去，便偏了一人了。」挹香說：「罷了，我們也不是見新忘舊的，你們也莫疑到這上頭去。」月素本要與慧瓊說什麼，聽了挹香這話也罷了。

愛芳道：「我們不要多說，耽擱時候了。如今要輪鄭素卿姊姊了，我們聽鄭姊姊的令罷。」於是素卿也吃了一杯，說道：「灼灼其華，瑣窗寒，深巷明朝賣杏花。」大家聽了說好。葉仲英笑了一笑道：「如今這花字該我吃了。」乃乾了一杯，即說道：「漢有游女，脫布衫，迷路出花難。」慧瓊正拿了一杯茶，含在口中要吃下去，聽了這令，不禁撲嗤的一聲，把茶噴了出來，噴得雅仙襟上都濕濕的，一邊笑道：「這個游女真不要臉面，怎麼脫了布衫呢？」文卿笑道：「我看《西遊記》曲本上有一句『春香抱滿

懷』，這女想是脫了布衫，要把春意發散發散，也未可知。」

朱素卿道：「令尚未完，如今該是那位來了？」湘雲笑道：「你的爹要說，誰敢說呢？」月娟笑道：「你的爹還有不全之處。」寶琴笑道：「只要教人補一補就全了。」湘雲啐了一口。麗春笑道：「若依湘雲姊說，你們做了爹，金搥香反做了娘了。」愛芳笑道：「香哥哥倘是算娘，將來娶了妻妾，養了孩子，倒是爹多娘少了。」拜林聽了，拍手大笑起來。搥香起來要撿愛芳，一面笑道：「你為什麼說笑話了編派著我？」愛芳兩手撿住了搥香手，說道：「我不敢了。可憐我又無力氣擋你，香哥哥，你饒了我罷。」說得搥香倒憐惜起來，反把愛芳的酒換了一杯熱的，端起來貼在唇邊，與愛芳吃了。又夾些燉火腿與他口中，然後歸坐。

湘雲說令道：「桃之夭夭，憶多嬌，惜花春起早。」念完乃朱素卿飲酒，說道：「女子善懷，並頭蓮，野館濃花發。」素卿念畢，向寶琴道：「小妹奉敬一杯。」寶琴吃了酒，便說道：「我要香哥哥再喝一杯。」搥香道：「莫非也是成雙杯麼？」便命侍兒斟了一杯酒，先吃了聽令。寶琴便說道：「不我遐棄，倘秀才，耶溪風露藕花開。」搥香聽了道：「妙妙妙，該吃，該吃。」於是飲了一杯，便說道：「君子好逑，好姊姊，梨花瘦盡東風懶。」搥香說畢恰是第一位褚愛芳吃酒。愛芳道：「令也完了，我也不說了。」大家道：「再說一個，然後交令。」愛芳只得念道：「東方未明，恨更長，踏花歸去馬搥香。」說完又是袁巧雲吃酒畢，對搥香道：「請令官收令。」搥香便念道：「有女懷春，銷金帳，少年惜花會花意。」

搥香收了令，便說：「如今做些什麼？」月素道：「我昨日編一曲《梁州序》在這裡來，唱與你們聽聽可好？」眾人拍手稱妙。於是月素款吐鶯聲，輕開絳口，悠揚婉轉的唱了一回，已是杯盤狼藉，曷影偏西，大家始別。

搥香自從認識月素之後，朝夕往來，倍覺親熱。
未知怎樣鍾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